丁酉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七

起丁酉晉高祖天福二年盡丙午晉主重貴開運三年凡十年

晉天福二年○南唐烈祖徐誥昇元元年○是歲吳亡晉蜀漢閩南唐代吳凡五國吳越湖南荊南九三鎮

春正月日食○晉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殺齊州防禦使祕瓊

延光微時有術士張生語之云必爲將相延光既貴信重之嘗夢蛇自臍入腹以問張生張生曰蛇者龍也帝王之兆延光由是有非望之志唐潞王素與延光善及敗延光雒奉表請降內不自安以書潛結成德留後祕瓊欲與之將之齊過魏境延光遣兵邀殺之晉以李崧

同平章事充樞密使桑維翰兼樞密使

時晉新得天下藩鎮多未服從或雖服從反仄不安兵火之餘府庫殫竭民間困窮而契丹徵求無厭維翰勸晉主推誠棄怨以撫藩鎮卑辭厚禮以奉契丹訓卒繕兵以修武備務農桑以實倉廩通商賈以財數年之間中國稍安

吳徐知誥建齊國于金陵

徐知誥以太尉李德誠中書令周本位望隆重欲使之帥衆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大恩自徐溫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楊氏之危又使我爲此可乎其子弘祚彊之不得已與德誠帥諸將詣江都表吳主陳知誥功德請行冊命又詣金陵勸進宋齊丘謂德誠之子建勳曰草公太祖元勳今日掃地矣吳太子璉納齊王知誥女爲妃知誥始建太廟社稷改金陵爲江寧府以宋齊丘徐玠爲左右丞相周宗周廷玉爲內樞使胡氏曰君令臣從父令子從夫令婦從中國令夷狄從理之正也一失其理則君聽於臣父聽於子夫聽於婦中國聽於夷狄而天下不任其亂矣周本身以唐室舊臣不肯勸進於齊乃持義不力爲子所奪卅裹送微一至此極嗟乎道

二月契丹攻雲州判官吳巒拒之

契丹主歸過雲州節度使沙彥珣迎契丹主留之判官吳巒在城中謂其衆曰吾屬禮義之俗安可臣於夷狄乎衆推巒領州事閉城不受命契丹攻之不克應州指揮使郭崇威亦恥臣契丹挺身南歸張磧逃歸爲追騎所獲契丹主責之對曰臣華人飲食衣服皆不與此同生不如死願早就戮契丹主顧通事高彥英曰吾常戒汝

善遇此人何故使之失所而亡去若失之安可復得邪笞彥英而謝礪礪甚忠直遇事輒言無所隱避契丹主甚重之

三月吳越王元瓘殺其弟元珦元球

初吳越王鏐少子元球數有軍功鏐賜之兵仗及元瓘立元球恃恩驕橫增置兵仗國人附之元瓘忌之銅官廟吏告元球遣親信禱神求主吳越又爲蠟丸與兄元珦謀議元瓘召元球宴宮中既至左右稱元球有刃墜於懷袖即格殺之并殺元珦元瓘欲按諸將吏與交通者其子仁俊諫曰昔光武克王郎曹公破袁紹皆焚其書疏以安反側今宜效之元瓘乃止

晉葬故唐主于徽陵南

或得唐潞王膂及髀骨獻之詔以王禮葬

夏四月晉遷都汴州

范延光聚卒繕兵將作亂會晉主謀徙都大梁桑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資用富饒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過十驛彼若有變大軍尋至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下詔託以洛陽漕運有闕東巡汴州

吳徐知誥更名誥

○五月吳與

契丹通使修好

徐誥用宋齊丘策欲結契丹以取中國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修好契丹主亦遣使報之

六月晉范延光舉兵反遣楊光遠等討之

范延光素以軍府之政委元隨押牙孫銳銳恃恩專橫會延光病密召澶州刺史馮暉逼延光反延光亦思張生之言遂從之遣兵度河焚草市詔馬軍指揮使白奉進屯白馬津都軍使楊光遠屯滑州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屯衛州重威尚

晉主妹樂平長公主延延光遣馮暉孫銳將步騎二萬抵黎陽口**晉以和凝爲端明殿學士張誼爲左拾遺**凝署其門不通賓客耀州推官張誼致書于凝以爲切近之職爲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奈何拒絕賓客雖安身爲便如負國何凝奇之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宜外勑信好內謹邊誼備不可自逸以啓戎心晉主深然之胡氏曰攻已關而知其賢和凝有過人之度觀時忘而納其說晉祖有預防之憂善矣凝知誼賢而亟薦之非徒知之而已晉祖納誼說而未能有行焉則心明其利害勢有所不可也夫外敦信好則威儀贈賂有不可虛拘之實內謹邊備則城池軍旅有不可掩匿之事安能並行而不相悖耶誼獻此言必有其策惜乎

高祖之不問也**晉雲州圍解以吳巒爲武寧節度副使**契丹攻雲州半歲不能下吳巒遣使間道奉表求救晉主以爲請契丹解圍去乃召巒歸以爲武寧節度副使**晉魏府部署張從賓反河陽入東都**張從賓擊范延光延光使人誘之從賓遂與同反殺皇子河陽節度使重信引兵入洛陽殺皇子東都留守重乂引兵東拒汜水關將退汴州羽撥縱橫從官恟懼獨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神色自若接對賓客不改常度衆心差安**閩作白龍寺**方士言於閩主云有白龍夜見閩主作白龍寺時百役繁興用度不足有司除官皆令納貲賂籍而獻之以貨多寡爲差又以空名堂牒賣官於外民有隱匿者多年杖背隱口者死逃亡

者族果菜雞豚皆重征之秋七月張從賓攻晉汜水關從賓攻汜水晉主戎服嚴輕騎將奔晉陽以避之梁維翰叩頭苦諫曰賊鋒雖盛執不能久請少待之不可輕動乃止

晉將軍婁繼英等奔汜水范延光遣使以蠟丸招誘失職者將軍婁繼英尹暉在大梁温韜之子延濬延沼延寀居許州皆應之繼英暉事泄出走赦以延光姦謀誣行忠良自今獲延光諜人賞獲者殺諜人焚蠟書勿以聞暉爲人所殺繼英奔許州節度使蔓從簡盛爲之備延濬等不得發欲殺繼英以自明延沼止之遂同奔張從賓繼英勸從賓執三温皆斬之

晉義成節度使符彥饒舉兵反指揮使盧順密討平之白奉進在滑州軍士有夜掠者捕獲五人三隸奉進二隸符彥饒奉進皆斬之彥饒怒明日奉進從數騎詣彥饒謝奈何無客主之義乎奉進曰軍中各有部分彼我僕已謝公而公不解豈非欲與延光同反邪拂衣而起彥饒不留帳下甲士大譟擒奉進殺之諸軍譁不可禁止奉國左廂指揮使馬萬帥部兵欲從亂遇右廂指揮使盧順密帥部兵出營厲聲謂萬曰符公擅殺白公必與魏城通謀此去行宮纔二百里奈何不思報國乃欲助亂大功軍士從命者賞違命者誅萬部兵尚有呼躍者順密殺數人衆莫敢動萬不得已與攻牙城執彥饒送大梁斬之楊光遠士卒聞亂欲推光遠爲主光遠曰天子豈汝輩販弄之物晉陽之降出於窮

逼今若改圖眞反賊也其下乃不敢言時三鎭繼叛人情大震晉主問計於劉知遠對曰陛下昔在晉陽糧不下已定內有勁兵北結彊虜鼠輩何能爲乎願陛下撫將相以恩兼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刀嚴設科禁有軍士盜紙錢一幞被擒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由是衆皆畏服

晉楊光遠敗魏兵杜重威等克汜水張從賓伏誅

馮暉孫銳引兵至六明鎭光遠引銳衆敗多溺死暉銳走還杜重威侯益引兵至汜水遇張從賓衆萬餘人與戰俘斬殆盡遂克汜水從賓走度河溺死獲其黨張延播繼祚送大梁斬之滅其族史館修撰李濤止言張全義有再造洛邑之功乞免其族乃止誅繼祚妻子濤回之族曾孫也范延光知事不濟歸罪於孫銳而於之遣使奉表待罪不許族

晉安州亂討平之

安州

指揮使王暉殺節度使周瓌自領軍府欲俟延光勝則附之敗則奔吳晉遣上將軍李金全將千騎如安州巡檢許赦王暉大掠安州將奔吳部將胡進殺之

吳徐誥稱帝國號唐奉詔殺其王之弟歷陽公濛

濛知吳將士殺守衛軍使王宏以德勝節度使周本吳之勳舊引二騎詣廬州欲依之本將見之其子弘祚固諫本怒曰我家郎君來何爲不使我見弘祚合巢不聽本出使人執濛送江都徐誥遣使殺之侍衛軍使郭悰殺濛妻子於和州誥歸罪於悰貶之

吳主爲讓皇

吳司徒王令謀老病或勸之致仕令謀曰齊王大事未畢吾何敢自安疾亟力勸徐誥受禪吳主下詔禪位于齊李德誠等復詣金陵帥百官勸進宋齊丘不署表九月令謀卒十月齊王詰即帝位干金陵國號唐遣右丞相玠奉冊詣吳主稱受禪老臣詰謹拜稽首上尊號曰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宴羣臣於天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宋齊丘不樂因出齊丘止德誠勸進書唐主執書不視曰子嵩三十年舊交必不相負加齊丘大司徒齊丘以不得預政事心愠懟聞制詞云布衣之交抗聲曰臣爲布衣時陛下爲刺史今日爲天子可不用老臣矣還家請罪唐主手詔謝之亦不改命久之齊丘不知所出州及斤遠吳太子璉絕其昏唐主不從立王

后宋氏爲皇后以景通爲吳王更名璟賜楊璉妃號永興公主妃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辭

晉安遠節度使李金全殺其中門使賈仁沼

金全以親吏胡漢筠爲中門使漢筠貪猾殘忍聚斂無厭晉主聞之以廉吏賈仁沼代之且召漢筠懼故人龐令圖屢諫漢筠夜遣壯士踰垣滅令圖之族又毒仁沼舌爛而卒漢筠遂與推官張緯相結以譖惑金全金全愛之彌篤契丹改號遼是歲契丹改元會同國號大遼公卿庶官皆倣中國參用中國人以

丹改號遼

趙延壽爲樞密使尋兼政事令

晉天福三年○蜀廣政元年○是歲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日食○唐

德勝節度使周本卒 本以不能存吳愧恨而卒 二月晉詔求直言 左散騎常侍張允上駁赦論以爲帝王遇天災多肆赦謂之修德借有二人坐獄遇赦則曲者幸免直者衔冤冤氣升聞乃所以致災非所以弭災也詔褒之晉主樂聞讜言詔百官各上封事置詳定院以考之無取者留中可者行之數月應詔者無十人後降御札趣之河南奏修洛陽宮諫議大夫薛融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猶侈於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於漢文之露臺請俟海內平寧營之未晚詔褒納之 三月晉禁民作銅器 初唐世天下鑄錢有三十六監耗民多銷錢爲銅器故禁之 晉制諸州奏補將校員數 中書舍人李詳上疏曰十年以來赦令屢降諸道職掌皆許推恩而藩方薦論動踰數百乃至優伶奴僕初命則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濫貴賤不分請自今諸道節度州上十人他州止聽奏都聽奏朱記大將以上聽奏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而已從之 夏五月

唐主誥遷故吳主于潤州 吳讓皇固請徙居李德誠等亦亟以爲言五月唐主改潤州牙城爲丹揚宮徙讓皇於唐主唐主曰犯吾濛皇居之或獻毒酒方此爲羣臣爭請改府寺州縣名有吳及楊者剗者自有常刑安用此爲判官揚嗣請更姓羊徐玠者自陛下自應天順人事非逆取而誚邪之人專事改更咸非急務不可從也唐主然之

晉制民墾田三年外乃聽徭役 金部郎中張鑄奏鄉村浮

戶種木未盈十年墾田未及三頃似成生業已爲縣司收供徭役責之重賦威以嚴刑故不免捐功捨業更思他適乞自今民墾田及五頃以上三年外乃聽縣司徭役從之秋七月晉作受命寶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爲文以尊號於契丹上尊號於契丹主及太后以馮道左僕射劉昫爲冊禮使契丹使至即於別殿拜受詔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初主大悅晉主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爲父皇帝每契丹遣相繼於道乃至太后元帥太子諸王大臣皆有賂遺小不如意輒來責讓多不遜語朝野咸以爲恥而晉主事之曾無倦意然所輸金帛不過數縣租賦其後契丹主屢止晉主上表稱臣但令爲書稱兒皇帝而已爲縣司收供徭役責之重賦威以嚴刑故不免捐功捨業更思他適乞自今民墾田及五頃以上三年外乃聽縣司徭役從之秋七月晉作受命寶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爲文以尊號於契丹上尊號於契丹主及太后以馮道左僕射劉昫爲冊禮使契丹使至即於別殿拜受詔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初主大悅晉主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爲父皇帝每契丹遣相繼於道乃至太后元帥太子諸王大臣皆有賂遺小不如意輒來責讓多不遜語朝野咸以爲恥而晉主事之曾無倦意然所輸金帛不過數縣租賦其後契丹主屢止晉主上表稱臣但令爲書稱兒皇帝而已

契丹主既得幽州命曰南京以唐降將趙思温爲留守思温子延照在晉晉主以爲祁州刺史思温密令延照言虜情終變請以幽州內附晉王不許

契丹遣使如唐

契丹遣使詣唐朱弼丘勸唐王厚賄之俟至淮北潛遣人殺之欲以間晉

九月范延光復降于晉晉以爲天平節度使

楊光遠奏馮暉來降言范延光食盡窮困時光遠攻窴晉歲餘不下晉主以師老民疲遣內職朱憲入城諭范延光許移大藩曰若降而殺汝白日在上吾無以享國延光曰主上重信云不死則不死矣乃撤守備九月遣牙將奉表待罪詔釋之光遠表乞入朝制以爲天平節度使仍賜鐵券將佐皆除防團刺史牙兵皆升爲侍衛親軍初河陽行軍司馬李彥珣邢州

人也父母在鄉里未嘗供饋後與張從賓同反敗奔廣晉延光使登城拒守光遠訪獲其母置城下以招之彦珣引射殺之至是得爲坊州刺史近臣言彦珣殺母惡逆不可赦晉主曰赦令已行不可改也司馬公曰治國者固不可無信然彦珣之惡三靈所不容晉高祖赦其叛君之愆治其殺母之罪何擯於信哉

晉以楊光遠爲天雄節度使○冬十月契丹加晉主尊號○晉以汴州爲東京開封府東都爲西京

晉主以大梁舟車所會便於漕運故徙都之

晉停兵部尚書王權官

晉主遣權使契丹謝尊號權恥之謂人曰吾老矣安能向穹廬屈膝乃辭以老疾晉主怒停權官

晉

樞密使桑維翰罷

初郭崇韜既死宰相罕有兼樞密使至是維翰李崧兼之宣徽使劉處讓閤廣晉處讓數以軍事衙命往來光遠奏請多踰分維翰獨以濮裁折之光遠有不平語處讓曰是皆執政之意光遠由是怨執政過失晉主延光降光遠審表論執政以處讓代之

交州亂

初交州將皎公羨殺安南節度使楊廷藝而代之至是延藝故將吳權舉兵攻公羨公羨以賂求救於漢漢主龔欲乘其亂而取之以其子弘操爲交王將兵救公羨問策於崇文使蕭益益曰今霖雨積旬海道險遠吳權築壘未可輕也大軍當持重多用鄉導然後可進不聽命弘操

漢主龔遣其子弘操將兵攻之敗死

帥戰艦趣交州權已殺公羨引兵逆戰先於海口多植大杙銳其首冒之以鐵遣輕舟乘潮挑戰而僞遁弘操逐之須臾潮落礙鐵杙不得返大敗溺死先是著作佐郎侯融勸龔弭兵息民至是以兵振追咎融剖棺暴其屍

不辱自經死 **河決鄆州**○十一月晉冊閩主昶爲閩國王不受 以閩主侍盧損爲冊禮使賜昶赭袍昶聞之遣進奏官白執政以既襲帝號辭冊命閩諫議大夫黃諷以昶淫暴與妻子辭訣入諫昶欲杖之諷曰臣直諫被杖臣不受也乃黜爲民損至福州閩主不見命弟繼恭表隨損入貢有士人林省鄒私謂損曰吾主不事其君不愛其親不恤其民不敬其神不睦其鄰不禮其賓其能久乎 **晉建鄴都**

分天雄之衆加光遠使使光遠由是怨望密以西京留守兼河陽節度曲千餘人常蓄異志置彰德軍於相州以澶貝州以博冀隸之澶州舊治頓丘晉主憲契丹爲後世之患遣劉繼勳徙澶州城跨德勝津以高行周爲彰德節度使王廷胤爲永清節度使 **晉范延光致仕** 延光屢請致仕居于大梁每預宴會與羣臣無異延光之反也相州刺史

己亥

王景拒境不從以景爲耀州團練使

晉聽公私自鑄錢 敕聽公私自鑄銅錢無得雜以鉛鐵每十錢重一兩以天福元寶爲文惟禁私作銅器

故吳主楊溥卒 唐主追謚曰睿皇帝

晉鳳翔軍亂討平之 鳳翔節度使李從曮厚文士而薄武人愛農民而嚴士卒由是將士怨之會發兵戍西邊作亂剽掠從曮發帳下兵擊之亂兵敗走至華州鎮國節度使張彥澤邀擊盡誅之

晉天福四年○閩主曦永隆元年○是歲南唐復姓李氏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晉以馮暉爲朔方節度使 朔方節度使張希崇卒羌胡寇鈔無復畏憚党項酋長柘跋彥超最爲彊大暉至彥超入賀暉厚遇之因爲於城中治第豐其服玩留之不遣封內遂安

唐主徐誥復姓李氏更名昪 唐羣臣累表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廟唐主從之又請上尊號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其後子孫皆踵其灋又不以外戚輔政官者不得預事皆他國所不及也倉吏歲終獻羨餘萬石唐主曰出納有數苟非掊民刻軍安得羨餘耶改太祖廟號曰義祖爲李氏考妣發哀斬衰居廬如初喪禮朝夕臨凡五十四日詔國事委齊王璟詳決惟軍旅以聞唐主更名昇詔百官議仁祚合享禮宋齊丘等議以義祖居七室之東唐主命居高祖於西室太宗次之義祖又次之皆爲不祧之主羣臣言義祖諸俣不宜與高祖太宗同享請於太廟正殿後別建廟祀之唐主曰吾自幼託身義祖鄉非義祖有功於吳朕安能啓此中

興之業羣臣乃不敢言唐主欲祖吳王恪或曰恪誅死不若祖鄭王元懿唐主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爲宰相遂祖吳王云自峴五世至父榮其名率皆有司所撰胡氏曰誥既復姓爲考妣發哀成服是也而少祖唐慕名失實與爲徐氏何異乎

三月晉加劉知遠杜重威同平章事

命功重威起外戚無大功恥與之同制制下數日杜門不受晉主怒謂趙瑩曰知遠堅拒制命可落軍權令歸私第瑩拜請曰陛下昔在晉陽兵不過五千爲唐兵十餘萬所攻危於朝露非知遠心如金石豈能成大業奈何以小過棄之竊恐此語外聞非所以彰人君之大度也晉主意乃解命和凝詣知遠第諭旨知遠慙恐起受命

晉鹽州成

將王彥忠叛

彥忠據懷遠城叛晉王遣供奉官齊延祚往招諭之彥忠降延祚殺之晉主怒曰朕踐阼以來未嘗失信於人彥忠已輸伏出迎延祚何得擅殺之除延祚名重杖配流議者猶以爲延祚不應免死

夏四月晉廢樞密院

梁太祖以來軍國大政天子多與崇政樞密使議之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講典故治文書而已晉主懲安重誨專橫即位之初但命桑維翰兼樞密使及劉處讓爲樞密使奏對多不稱旨會處讓遭母喪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院事皆委宰相分判然勳臣近習不知大體習於故事每欲復之胡氏曰樞密之任既隆而宰相失其職石晉廢院當矣猶存其印而委宰相分制其事是名廢而實存必也宰相無所不統削院毀印然後可以責成宰相

如古王者之制矣

閩主昶殺其叔父延武延望 閩主昶忌其叔父延武延望皆巫者林興與之有怨託鬼神語云二人將爲變昶不復詰便興殺之幷其五子用陳守元言作三清殿於禁中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老君像晝夜作樂焚香禱祀政無大小皆林興傳寶皇命決之

晉加楚王希範天策上將軍○唐主遷故吳王楊氏之族於泰州 唐人遷讓皇之族於泰州號永寧宮防衛甚嚴

秋七月朔日食○晉以皇甫遇爲昭義節度使 成德節度使安重榮恃天子兵彊馬壯則爲之耳府廨有幡竿高數十尺嘗挾弓矢謂左右曰我能中竿上龍首者必有天命一發中之以是益自負所請多踰分爲執政所可否意憤憤不快乃聚亡命市戰馬有飛揚之志晉主知之以義武節度使皇甫遇與重榮姻家徙爲昭義節度使

晉禁私鑄錢 敕私鑄錢多用鉛錫小弱缺薄宜皆禁之專令官司自鑄

晉以桑維翰爲彰德節度使 楊光遠疏平章事桑維翰遷除不公與民爭利晉主不得已出維翰鎮相州

晉以王廷胤爲義武節度使 初王處直子都之難亡在契丹至是契丹主遣使來言請使威襲父土地晉主辭以中國之濿必自剌史團防序遷乃至節度使請遣威至此漸加進用契丹主怒曰爾自節度使恐其滋蔓不已厚賂之請以處直兄孫廷胤爲天子亦有階級邪晉主

鎮易定契丹怒稍解閩王曦弑其主昶而自立稱藩于晉初閩以太祖元從爲拱宸控鶴都及閩主昶立更募壯士爲腹心號宸衛都録賜特厚二都怨望將作亂昶好爲長夜之飲彊羣臣酒醉則令左右伺其過失從弟繼隆醉失禮斬之叔父延羲陽爲狂愚以避禍昶賜以道士服幽於私第數侮拱宸控鶴軍使朱文進連重遇二人怨之命北宮火求賊不獲昶知縱火之謀欲誅之內學士陳郊私告重遇重遇燼士卒苦之又疑重遇將兵掃除餘重遇帥二都兵迎延羲共攻昶昶與李后如宸衛都比明宸衛戰敗奉昶及李后出北關至梧桐嶺衆稍逃散延羲使兄子繼業將兵追之及於村舍醉而縊之并李后及諸子皆死延羲自稱閩國王更名曦遣商人間道奉表稱藩于晉

兼侍中詔中書知印止委上細悉委於道晉主常訪以軍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臣書生惟知謹守歷代成規而已晉主然之寵遇無比晉以八月晉以馮道守司徒

吳越王元瓘爲天下兵馬元帥○晉以唐許王從益爲郇國公從益尚幼李后養於宮中奉王淑妃如事母冬十月吳越王夫人馬氏卒初武肅王鏐禁中外畜聲妓元瓘年三十餘無子夫人爲之請於鏐鏐喜乃聽元瓘納妾生弘倧弘佐弘慈愛如一常置銀鹿於前坐諸兒於上而弄之弘倧等數人夫人撫視於帳

十二月晉禁造佛

寺○漢平章事趙光裔卒 光裔相漢二十餘年府庫完實邊境無虞及卒漢復以其子損同平章事

晉天福五年○是歲九五國三鎮 來

威入朝 彦威入朝晉主曰吾所重者信與義救我今以信報之聞其徵求不已公能屈節奉之深稱朕意對曰陛下以舊生之故猶卑辭厚幣以事之臣何屈節之有晉主悅

楚平羣蠻立銅柱於溪州 初溪州刺史彭士愁引羣蠻寇辰澧楚王希範遣兵計平之自是羣蠻服於楚希範自謂伏波之後以銅五千斤鑄柱高一丈二尺入地六尺銘誓狀於上立之溪州

唐康化節度使楊璉卒 璉謁平陵還一夕大醉卒於舟中唐主追封譙曰弘農靖王

王曦遣兵擊其弟延政於建州敗績吳越遣兵救建州夏五月延政擊却之 曦驕淫苛虐猜忌宗族多

孚舊怨其弟建州刺史延政數以書諫之曦怒復書罵之遣親吏業翹杜漢崇監其軍二人爭捃延政陰事告於曦由是兄弟積相猜恨一日翹與延政議事不叶詬之曰公反邪延政怒欲斬翹翹奔南鎮延政發兵就攻取之曦遣統軍使潘帥逵吳行真將兵四萬擊延政延政遣吳越王元瓘遣寧國節度使仰仁詮都監使薛萬忠將兵四萬救之丞相林鼎諫不聽三月師逵分兵出戰延政遣兵敗之延政嘉死士入師逵壘因風縱

火戰棹都頭陳誨殺師逵其衆皆潰行眞將士棄營走延政秉勝取永平順昌二城自是建兵始盛仁詮等兵至延政奉牛酒犒之請班師仁詮等不從延政懼復遣使乞師於曦曦遣兵救之遣輕兵絕吳越糧道吳越軍食盡延政遣兵出擊大破之唐主遣使加閩和閩王曦及延政延政遣牙將及女奴持誓書及香爐至福州與曦盟于宣陵然猜恨如故

晉李金全以安州叛降于唐晉遣馬全節討之唐師敗績

胡漢筠不詣闕晉乃以馬全節代李金全漢筠紿金全曰進奏吏遣人來言朝廷俟公受代即按賈仁沼死狀金全大懼漢筠因說金全自歸於唐金全從之晉主命馬全節討之安審暉爲之副金全奉表請降於唐唐主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處恭將兵三千逆之金全詣唐軍承裕入據安州馬全節進軍與戰大破之承裕南走全節入安州審暉追敗唐兵段處恭戰死虜承裕及其衆悉斬之送監軍杜光業等于大梁晉主曰此曹何罪皆歸之初盧文進之奔吳也唐主命祖全恩將兵逆之戒無入安州城無得剽掠承裕逆李金全戒之如全恩承裕貪剽掠與晉戰敗失亡四千人唐主惋恨累日自以戒敕之不熟也光業等至唐唐主以其違命而敗不受遺晉主書曰邊校貪功乘便據壘軍灋朝章彼此不可帝復遣之唐主遣戰艦拒之乃還晉主悉授唐諸將官以其士卒爲顯義都命舊將劉康領之司馬公曰違命者將也士卒從將之令者也又何罪乎受而戮其將以謝敵吊士卒而撫之斯可矣何必棄民以資敵國乎

秋七月

閩王曦城福州西郭度僧萬人閩城西郭備建人也度民為僧民避重賦多為僧者晉贈賈仁沼桑千等官誅龐守榮於安州李金全之叛也安州副都指揮使桑千王萬金成彥溫不從而死都指揮使龐守榮誚其愚以徇金全之意至是贈賈仁沼及千等官誅守榮於安州金全至金陵唐主待之甚薄晉西京留守楊光遠殺太子太師范延光延光請歸河陽私第許之延光重載而行光遠利其貨且慮為子孫之患奏延光叛臣恐其逃入敵國宜早除之不許請敕延光居西京從之光遠使其子承貴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殺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爾父子何得如此承貴以白刃驅延光擠于河奏云自赴水死晉主知其故憚光遠之彊不敢詰晉詔諸州倉吏貸死抵罪李崧奏諸州倉糧於計帳之外所餘頗多晉主曰灋外稅民罪同枉灋倉吏特貸其死各痛懲之晉罷翰林學士學士李澣輕薄多酒失晉主惡而罷之併其職於中書舍人晉以楊光遠為平盧節度使光遠入朝帝欲徙之他鎮謂光遠曰圍魏之役卿左右皆有功尚未之賞今當各除一州以榮之因以其將校數人為刺史徙光遠鎮青州胡氏曰信者帝王之大寶石祖既許范延光以不死而光遠擅殺之光遠之罪豈可貸乎會其入朝數以專殺戮而屍之則信義兼著恩威並行曾不能然復寵以大藩晉祖失之矣冬十月晉加吳

越王元璀尚書令○唐大赦唐大赦詔中外聖犯者以不敬論奏章無得言蓄

唐主如江都唐主巡東都太僕少卿陳覺以私憾奏泰州刺史楮仁規貪殘罷爲扈駕都部署覺始用事

晉以閩王曦爲閩國王

春正月吐谷渾降晉不受

初晉主割鴈門之北以賂契丹由是吐谷渾皆屬契丹苦其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復誘之於是部落千餘帳來奔契丹大怒遣使來讓晉主遣兵逐之使還故土

閩以王延政爲富沙王

延政請於閩王曦欲以建州爲威武軍自爲節度使曦以建州爲鎮安軍延政爲節度安曰鎮武而稱之

二月晉彰義節度使張彥澤殺其掌書記張式

彥澤欲殺其子式諫止之彥澤怒射之左右素惡式從而讒之式懼謝病去彥澤遣兵追之晉主以彥澤詣闕求之且曰彥澤不得故流式商州彥澤遣使主不得已與之彥澤命決口剖心斷其四支

夏四月唐以陳覺常夢錫爲宣徽副使○唐遣使如晉

唐主遣通陽遇如晉求假道以通契丹不許自黃巢以來天下血戰數十年然後諸國各有分土兵革稍息及唐主即位江淮豐稔兵食有餘羣臣爭言北方多難宜出兵恢復舊疆唐主曰

吾少長軍旅見兵之爲民害深矣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漢主遣使如唐謀共取楚分其地唐主不許

六月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執契丹使者上表請伐契丹

重榮恥臣契丹見其使者必箕踞慢罵或潛遣人殺之契丹以爲讓晉主爲之遜謝六月重榮執契丹使拽刺遣輕騎掠幽州南境上表稱吐谷渾兩突厥渾契苾沙陁各帥部衆歸附党項等亦納契丹告牒言爲虜所陵暴願自備十萬衆與晉共擊契丹陛下屢敕臣承奉契丹勿自起釁端其如天道人心難以違拒願早決計表數千言大抵斥晉主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之虜又爲書遺朝貴及移藩鎮云已勒兵必與契丹決戰晉主患之時鄴都留守劉知遠在大梁泰寧節度使桑維翰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不可負也今重榮恃勇輕敵吐渾假手報仇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臣觀契丹士馬精彊戰勝攻取其君智勇過人其臣上下輯睦牛馬蕃息國無天災此未可與爲敵也且中國新敗士氣彫沮又和親既絕則當發兵守塞兵少則不足以待寇兵多則饋運無以繼之我出則彼歸我歸則彼至臣恐禁衛之士疲於奔命鎮定之地無復遺民今天下粗安烝民困弊靜而守之猶懼不濟其可妄動乎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著彼無間隙而自啓釁端就使克之後患愈重萬一不克大事去矣議者以歲輸繒帛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禍結財力將匱耗蠹孰甚焉武吏功臣過求姑息屈辱孰大焉臣願

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則動必有成矣又鄴都富盛國家藩屏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乞陛下略加巡幸以杜姦謀晉主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薀不決今見卿奏如醉醒矣胡氏曰重榮恥臣契丹是也請不獲命而興師則叛而已矣故其心似忠而非忠其事似正而非正不能釋位而去者無寧訓齊師旅富民保境以待君命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不能小忍卒蹈大難蓋匹夫之勇淺中之見不足尚也

閩王曦殺其兄子繼業

閩王曦以書招泉州刺史王繼業還賜死殺其子於泉州下獄族誅自是宗族勳舊相繼被誅人不自保諫議大夫黃峻昇擱詣朝堂極諫曦曰老物狂發矣貶漳州司戶曦淫侈無度資用不給謀於國計使陳匡範請曰進萬金曦悅匡範增筭商賈數倍未幾不能足貸諸省務錢以足之恐事覺憂悸而卒曦祭贈甚厚諸省務以貸帖聞曦大怒斷棺斷其屍棄水中以黃紹頗代之紹頗請令欲仕者輸錢以資望高下及戶口多寡定其直自百緡至千緡從之

秋七月晉以劉知遠爲北京留守

晉主憂安重榮跋扈以知遠爲北京留守知遠微時爲晉陽李氏贅婿嘗牧馬犯僧田僧執而笞之知遠至首召其僧命之坐慰諭贈遺衆心大悅吳越府署火吳越府署火吳越王元瓘驚懼發狂疾唐人勸唐主乘弊取之災遣使唁之且明其之唐主曰奈何利人之悅

閩王曦自稱大閩皇

曦自稱大閩皇領威武節度與王延政治

兵相攻互有勝負鎮武判官潘承祐憂請息兵修好延政不從閩主使者至延政對使者語悖慢承祐長跪切諫延政怒顧左右曰判官之肉可食乎承祐不顧聲色愈厲

月晉以杜重威爲御營使

劉知遠知遠由是恨二相重威所至黷貨民多逃亡嘗出過市謂左右曰人言我驅盡百姓何市人之多也胡氏曰晉祖爲楊光遠而出桑維翰爲杜重威而出劉知遠此亡國之本也契丹之事翰達任之有餘矣委付不專則心不固施設不久則政不堅他日契丹入寇維翰無權而知遠顧望蓋晉祖使然也宰相以知人善任使賢焉道先薦杜重威復引景延廣此二人者實喪晉國之者猶用而不置是不可曉也繼

晉主如鄴

晉主至鄴都以詔諭安重榮曰吾因契丹得天下爾因吾致富貴吾不敢忘德爾乃志之何邪今吾以天下臣之爾欲以一鎮抗之不亦難乎宜審思之無取後悔重榮得詔愈驕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有異志陰遣使與之通謀

吳越文穆王錢元瓘卒子弘佐嗣

元瓘寢疾察內都監使章德安忠厚能斷大事屬以後事卒內衙指揮使戴惲元瓘養子弘侑乳母之親也或告惲謀立弘侑德安祕不發喪與諸將謀伏甲士於幕下惲入府執而殺之廢弘侑後姓孫幽之明州將吏以元瓘遺命承制以弘佐爲節度使弘佐溫恭好書禮士躬勤政務發摘姦伏人不能欺民有獻嘉禾者弘佐問翕吏今蓄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

境內稅三年 河決滑州○冬十月晉劉知遠招納吐谷渾白承福等徙之內地

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劉知遠遣親將郭威以詔指說曰虜惟利是嗜安鐵令去安重榮歸朝廷威其來莫若重賂乃可致耳知遠從之且使謂胡止以袍袴賂之今欲以兵南北無歸悔無及矣承福懼帥衆歸知遠知遠處之太原嵐石之間表領大同節度使安重榮爲逆重榮已爲天下所棄朝夕敗亡爾曹宜早從化勿俟臨之部落今乃南來助安重榮重榮已爲天下所棄朝夕敗亡爾曹宜早從化勿俟臨之以兵南北無歸悔無及矣承福懼帥衆歸知遠知遠處之太原嵐石之間表領大同節度使安從進舉兵反晉主之發大梁也和凝請曰車駕已行安從進必反請密留空名宣敕十數通付留守鄭王重貴閒變則書貴遣高行周宋彥筠張從恩討之從進攻鄧州節度使安審暉拒之十一月從進棄兵重圍鄧州從進退至花山遇張從恩兵不意其至之速合戰大敗奔還襄州唐定田稅唐主性節儉常躡蒲屨用之唐主勤於聽政以夜繼晝還自江都不復宴樂頗傷躁急內侍王紹顏上書以爲今青萄帷左右使令惟老醜宮人服飾粗略死國事者雖士卒皆給祿三年分遣使者按行民間稱其平允自是江淮調兵興役及他賦斂皆以稅錢爲率至今春以來羣臣獲罪者衆中外疑懼唐主手詔釋其所以然令紹顏告諭中外

月荆南湖南會晉師討襄州○晉安重榮反
晉遣杜重威擊敗之安重榮聞安從進反遂集境内飢民數萬南向鄴都聲言入朝晉主聞之以杜重威爲招討使馬全節副之重威發與重榮遇於宗城西南再擊之不動懼欲退忌退鎮之精兵盡在此指揮使王重胤曰兵家左右翼重胤爲公以却狼狽重威從之鎮人稍却官軍乘之鎮人大潰重榮走還嬰城自守鎮人戰及凍死者二萬餘人漢主龔寢疾有胡僧謂龔名不利龔乃自造龔字名之義取飛龍在天讀若儼晉天福七年六月晉主重貴立○漢主珓光天元年○是歲九五國三鎮春正月

晉師入鎮州安重榮伏誅鎮州牙將自西城殺守陴民二萬人郭水碾門導官軍入殺導者自以爲功晉主函重榮首送契丹
晉以杜重威爲順國節度使晉改鎮州成德軍爲恒州順國軍以杜重威爲節度使重威表王瑜爲副使瑜爲之重斂於民恒人不勝其苦晉以王周爲彰義節度使張式父鐸詣闕訟冤故以周代張彦澤
以宋齊丘知尚書省尋罷之齊丘固求豫政事唐主聽入中書又求領尚書乃以齊丘知尚書省事數月親吏夏昌圖盜官錢三千緡齊丘判貸其死唐主大怒斬昌圖齊丘稱疾請罷從之
晉以陳延暉爲涼州節

度使涇州奏遣押牙陳延暉持敕書詣凉州州中將吏請以爲節度使從之夏四月晉賊張彥澤爲龍武大將軍彥澤在凉州擅發兵擊諸胡兵皆敗沒調民馬千餘匹以補之還至陜獲亡將楊洪乘醉斷其手足而斬之王周奏彥澤在鎮貪殘不濛二十六條民散亡者五千餘户彥澤既至晉主以其有軍功釋不問四月諫議大夫鄭受益上言楊洪所以被屠由陛下去歲送張式與彥澤使之逞志致彥澤敢肆凶殘無所忌憚見聞之人無不切齒而陛下曾不動心一無詰讓中外皆言陛下受彥澤所獻馬百匹聽其如是竊爲陛下惜此惡名乞正彥澤罪濛以湔洗聖德疏奏留中刑部郎中李濤等伏閤極論彥澤之罪語甚切至敕彥澤削一階降爵一級濤復與兩省及御史臺官伏閤奏請論如濛晉主召濤面諭之濤端笏前迫殿陛論辯聲色俱厲晉主怒連叱之濤不退晉主曰朕已許彥澤不死濤曰陛下許彥澤不死不可負不知范延光鐵券安在晉主拂衣起入禁中既而有是命漢主龔殂子玢立漢主龔寢疾以其子秦王弘度晉王弘熙皆驕恣少子越王弘昌聰孝謹有智識與右僕射王翰謀出弘度弘熙而立弘昌會嘗文使蕭益入問疾以其事訪之益曰立嫡以長違之必亂乃止龔爲人辯察多權數好自矜大窮奢極麗宮殿惡以金玉珠翠爲飾用刑慘酷有灌鼻割舌支解刳剔炮炙烹蒸之濛或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謂之水獄楊洞潛諫不聽末年尤猜忌以士人多爲子孫計故專任宦者由是其國宦者大盛及殂弘度即位

更名玢以弘熙輔政胡氏曰劉龔之不智亦甚哉人惟愛其親故及人之親愛其子故及人之子何者推類故也宜者無父何以知孝無子何以知慈無父子慈愛之心安得有君臣忠厚之道而能爲長久計乎

五月唐以宋齊丘爲鎮南節度使 齊丘既罷不復朝謁唐主遣壽王景遂勞問許鎮洪州始入朝唐主與之宴酒酣齊丘曰陛下中興臣之力也奈何忘之唐主怒曰公以遊客干朕今爲三公亦足矣齊丘曰臣爲遊客時陛下乃偏裨耳明日唐主手詔謝之曰朕之褊性子高平昔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乃以齊丘鎮洪州

夏六月晉主敬瑭殂兄子齊王重貴立 契丹以晉招納叛谷渾遣使來讓晉主憂悒成疾一旦馮道獨對晉主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抱置道懷中蓋欲道輔立之六月晉主殂道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齊王重貴爲嗣是日即位延廣始用事禁人偶語初高祖疾亟有旨召劉知遠入輔政晉主重貴寢之知遠由是怨胡氏曰晉祖以幼子委馮道不可者蓋明言之乃含糊不對死肉未寒乃背顧命其視荀息爲如何

秋七月閩富沙王延政攻汀州不克歸敗福州兵於尤口○晉以景延廣爲侍衛都指揮使○漢循州盜張遇賢起討之不克 有神降於博羅縣民家縣吏張遇賢事之甚謹時循州盜賊羣起莫相統一共禱于神神大言曰張

遇賢當爲汝主於是羣帥共奉遇賢稱王改元攻掠海隅遇賢年少無他方略諸將但告進退而已漢主遣越王弘昌循王弘杲討之戰不利爲賊所圍指揮使陳道庠等力戰救之得免東方州縣多爲遇賢所陷

八月晉討襄州拔之安從進伏誅 高行周圍襄州踰年不下奉國軍都虞候王清曰賊城已危我師已老民力已困不早逼之尚何俟乎與指揮使劉詞帥衆先登拔之從進舉族自焚 **閩主曦殺其從子繼柔** 曦繼柔不能飲彊之繼柔私減其酒曦怒并客將斬之 **唐行昇元條** 唐主自爲吳相興利除害變更舊瀾甚多又即位命瀾官刪定爲昇元條三十卷行之 **閩以余廷英同平章事** 曦以同平章事余廷英爲泉州刺史廷英掠人女子事覺曦以屬吏廷英獻貢宴錢萬緡曦悅明日召見謂曰宴已買矣皇后何以貢獻錢於李后乃遣歸泉州自是諸州皆別貢皇后物未幾復召廷英爲相

冬十月楚王希範作天策府 希範作天策府極棟宇之盛户牖欄檻皆飾以金玉 **十一月晉復行官賣鹽瀾海** 先是河南北諸州官自賣鹽歲收緡錢十七萬又散蠶鹽斂民錢言事者稱民坐私販鹽抵罪者衆不若聽民自販而歲以官所賣錢直斂於民謂之食鹽錢高祖從之俄而鹽價頓賤每斤至十錢至是三司使董遇欲增求羨利而難於驟變前瀾乃重征鹽商過者十錢留賣者十錢由是鹽商過者七錢留殆絕而官復自賣其食

癸卯

鹽錢至今欲之如故十二月閩以李仁遇同平章事仁遇閩主曦之甥也年少美姿容得幸於曦以爲左僕射與吏部侍郎李光準並同平章事曦荒淫無度嘗夜宴光準醉忤旨命斬之吏不必長大曦欣然命捽維岳下殿欲剖視其腸或曰殺維岳無人復能侍陛下劇飲者乃捨之

晉天福八年○南唐元宗璟保大元年殺主王延政改天德元年○南漢主晟乾和元年○是歲并殺凡六國三鎮

春二月晉主還東京晉主之初即位也大臣議

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李崧曰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冑與契丹戰於時悔無益矣延廣固爭馮道依違其間晉主卒從延廣議契丹大怒遣使來責讓延廣復以不遜語荅之契丹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欲代晉帝中國屢說契丹擊晉契丹主頗然之晉主聞契丹將入寇還東京契丹猶與契丹問遺相往來無虛月胡氏曰即事而論延廣云晉之罪無可贖者即情而論則以晉父事虜中外人心皆不能平故慨然欲一濯之而不思輕棄信好自生釁端公卿不同謀將帥有異意君德荒穢民力困竭乃與虜鬬何能善終狹中淺謀一朝之忿云其身以及其君嗟夫使延廣知慮善以動動惟厥時之義姑守前約而內修政事不越三四年可以得志於北狄矣唐主昇殂

唐宣城王景達剛毅開爽唐主愛之屢欲以爲嗣宋齊丘亟稱其才唐主以璟年長而止嘗如璟宮遇璟親調樂器大怒數日幼子景遨毋种氏有寵乘間言景遨可爲嗣唐主怒曰子有過父訓之常事也國家大計女子何得頋知即命嫁之方士獻丹餌之浸成躁急羣臣奏事往往暴怒然有論辯中理者亦斂容謝之問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國今陛下尚未能去飢嗔飽喜何論太平九所賜予皆不受駕部郎中馮延己爲齊丘掌書記性傾巧與宋齊丘及陳覺相結嘗戲謂中書侍郎孫晟曰公有何能晟曰晟山東鄙儒文章不如公諛諧不如公然主上使公與齊王遊處蓋欲以仁義輔導之也豈但爲聲色狗馬之友邪晟誠無能如公之能適足爲國家之禍耳又有魏岑者亦在齊府給事中常夢錫優言覽延己岑皆佞邪小人不宜侍東宮司門郎中蕭儼亦表覽姦回亂政唐主頓寤未及去會疽發背疾亟太醫吳廷裕遣親信召齊王璟入侍疾唐主謂曰吾餌金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是夕殂祕不發喪下制以齊王監國孫晟恐馮延己等用事欲稱遺詔令太后臨朝稱制翰林學士李貽業曰先帝嘗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爲厲階此必近習姦人之詐也且嗣君春秋已長明德著聞公何得遽爲亡國之言若果宣行吾必對百官毀之晟乃止陳覺以烈祖末年卞急近臣多罹譴罰稱疾累月及宣遺詔乃出蕭儼劾之齊王不許自烈祖相吳禁壓良爲賤令買奴婢者通官作券馮延己及弟延魯俱在元帥府欲自買妾乃草遺詔聽民賣

男女蕭儼駮曰此必延巳等所爲非大行之命也昔延魯爲東都判官巳有此請先帝訪臣臣對曰陛下昔爲吳相民有鬻男女者爲出府金贖而歸之故遠近歸心今即位而反之可乎先帝斜封延魯章抹三筆持入宮今必尚在齊王求果得之然以遺詔巳行不之改

閩富沙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殷 延政稱帝以潘承祐爲吏部尚書楊思恭爲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國小民貧軍旅不息思恭以善聚斂得幸增田畝山澤之稅至於魚鹽蔬果無不倍征國人謂之楊剝皮

晉以桑維翰爲侍中○唐主璟立 唐元宗即位大赦改元保大祕書郎韓熙載請俟踰年改元不從唐主未聽政馮延己屢入白事一日至數四唐主曰書記有常職今何煩也唐主爲人謙謹不名大臣數延公卿論政體李建勳謂人曰主上寬仁大度優於先帝但性習未定苟旁無正人恐不能守先帝之業耳初唐主爲齊王知政事每有過失常夢錫常直言規正始雖忿懟終以諒直多之及即位許以爲翰林學士齊丘之黨疾之坐封駮制書貶池州判官池州多遷客節度使王彥儔防制過甚幾不聊生惟事夢錫如在朝廷宋齊丘待陳覺素厚唐主亦以爲才委任之馮延己延魯魏岑皆依附覺與查文徽更相汲引浸蠹政事唐人謂爲五鬼延魯自負外郎遷中書舍人江州觀察使杜昌業聞之歎曰國家所以驅駕羣臣在官爵而已若一言稱旨遽躋通顯後有立力功者何以賞之未幾岑及文徽皆爲樞密副使會覺遭母喪岑即暴揚覺過惡擯斥之

漢

晉王弘熙弒其主玢而自立更名晟（漢主玢驕奢不親政事居喪無禮左右忤意輒死無敢諫者惟越王弘昌及內常侍吳懷恩屢諫不聽常猜忌諸弟晉王弘熙欲圖之乃盛飾聲妓娛悅其意以成其惡玢好手搏弘熙令指揮使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等掖漢主因拉殺之弘熙即位更名晟以弘昌爲太尉道庠等皆受賞賜甚厚）閩主曦立尚氏爲賢妃妃有殊色曦嬖之醉中所欲殺則殺之所欲宥則宥之○夏四月朔日食○五月殷削其平章事潘承祐官爵（承祐上書陳十事大指言兄弟相攻逆傷天理一也賦斂煩重力役無節二也發民爲兵羈旅愁怨三也楊思恭奪人衣食使歸怨於上四也疆土狹隘多置州縣增吏困民五也除道裹糧將攻臨汀曾不憂金陵錢塘乘虛相襲六也括高貲户財多者補官遣員征果菜魚米獲利至微斂怨甚大八也與唐吳越爲鄰即位以來未嘗通使九也宮室臺榭崇飾無度十也殷大怒削承祐官爵歸私第）漢主晟殺其弟弘杲（漢王晟既立國中議論洶洶循王弘杲請斬劉思潮等以謝中外不從思潮等聞之譖弘杲謀反漢主令思潮等伺之思潮斬弘杲於是漢主以越王弘昌賢而得衆尤忌之）閩主曦殺其校書郎陳光逆（光逆上書陳曦大惡十事曦怒殺之）七月

晉遣使括民穀詔以年饑國用不足分遣使者六十餘人於諸道括民穀

吳越貶其都監使章德安於處州吳越王弘佐初立上統軍使闞璠彊戾排斥異己弘佐不能制章德安數與之爭右都監使李文慶亦不附璠璠貶德安文慶于外與右統軍使胡思進益專橫

唐主立其弟景遂爲齊王景達爲燕王唐主緣烈祖意以景遂爲諸道兵馬元帥徙封齊王居東宮景達爲副元帥徙封燕王宣告中外約以傳位景遂景達固辭不許景遂自誓必不敢爲嗣更其字曰退身又立景遏爲保寧王宋太后怨种夫人屢欲害景遏唐主力保全之

九月晉主尊其母安氏爲太妃晉主事太后太妃甚謹多侍食於其宮待諸弟亦友愛

晉執契丹回圖使喬榮既而歸之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以爲回圖使往來販易於晉置邸大梁至是景延廣說晉主囚榮於獄凡契丹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契丹不可負乃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爲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爲鄰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桓待他日爲孫所敗取笑天下毋悔也榮欲爲異時據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決晉使如契丹者皆縶之桑維翰屢

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爲延廣所沮晉主以延廣爲有定策功故寵冠羣臣又揔宿衛兵故大臣莫能與之爭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致寇而不敢言但益募兵增置十餘軍以備契丹**冬十月晉主立其叔毋馮氏爲后**初高祖愛少弟重貽養以爲子娶馮濛女爲其婦重貽早卒馮夫人寡居有美色晉主初立納之羣臣皆賀因與夫人酣飲過旬宮前酹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失笑晉主亦自笑顧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婿何如夫人與左右皆大笑太后雖恚而無如之何至是立以爲后頗預政事凡玉時爲鹽鐵判官擢爲端明殿學士與議政事胡氏曰出帝之少也高祖使博士王震教以禮記久之不能通大義謂震曰此非我家事也夫禮文制度固難通也若其大義施於父子君臣人倫之際者王震當引譬目前之事以證先聖之教則雖市人猶或可曉何出帝如是之懵乎**張遇賢侵唐境唐遣兵擒斬之**遇賢爲漢所敗告于神神曰取虔州則大事可成遇賢遂趣虔州唐主遣洪州都虞候嚴恩將兵討之以通事舍人邊鎬爲監軍使恩用虔州人白昌裕爲謀主擊遇賢屢破之遇賢禱於神神不復言其徒大懼昌裕勸鎬伐木開道出其營後襲之下執遇賢以降斬於金陵市**十二月晉楊光遠誘契丹入寇**初高祖以馬三百借平盧節度使楊光遠景延廣以詔命取之光遠怒密召其子單州刺史承祚承稱毋病夜開門奔青州晉主遣內班賜光遠玉帶御馬金帛以安

其意遣步軍指揮使郭謹領軍衛將軍蔡行遇將兵戍鄆州光遠遣騎兵入淄州劫刺史翟進宗以歸密告契丹以晉境大饑乘此攻之一舉可取趙延壽亦勸之契丹主乃集兵五萬使延壽將之汝爲帝延壽信之爲盡力朝廷頗聞其謀遣使城南樂及德清徵近道兵以備之

遣歸九華

唐侍中周宗年老恭謹中書令宋齊丘樹黨傾之宗泣訴於唐主唐主由是薄齊丘齊丘乃治大第於青陽公而憤邑尤甚晉旱水蝗齊丘忽懲表乞歸九華舊隱唐主知其詐一表即從之仍賜號九華先生

民大饑

是歲晉境野山谷城郭廬舍皆滿竹木葉俱盡重以官括民穀使者督責嚴急不留其食有坐匿穀抵死者縣令往往納印自劾去民餒死者數十萬口流亡不可勝數朝廷以恒定飢甚獨不括民穀杜威奏請如例用判官王緒謀檢索殆盡得百萬斛判官李沼稱貸於民復滿餘皆入其家又令定州吏欲援例爲奏節度百萬斛闔境苦之吾爲觀察使職在養民豈使馬全節不許曰忍效彼所爲乎

楚作九龍殿

楚地多產金銀茶利尤務窮侈靡作九龍殿刻沉香爲八龍飾以金寶長十餘丈抱柱相向希範居中自爲一龍其櫈頭腳長丈餘以象龍角用度不足重爲賦歛每遣使者行田專以增頃畝爲功民多逃去希範曰但令田在何憂無穀命籍逃田纂民耕藝民捨故從新僅能自存自西徂東

各失其業又聽人入財拜官富商大賈布在
列位外官還者必責貢獻民有罪則富者輸
財彊者爲兵惟貧弱受刑用孔目官周陟議
令常稅之外大縣貢米二千斛中千斛小七
百斛無米者輸布帛天策學士拓跋恒上書
曰殿下長深宮之中藉已成之業身不知稼
穡之勞耳不聞鼓鼙之音馳騁遨遊雕墻玉
食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歛
不息今淮南爲仇讎之國畜禺懷吞噬之志
荆渚日圖窺伺溪洞待我姑息諺曰足寒傷
心民怨傷國願罷於輸米之令誅周陟以謝郡
縣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敗
爲四方所笑希範大怒他日請見辭以晝寢
恒謂客將曰王逞欲而懷諫吾見其千口飄
零無日矣王益怒遂終身不復見之

閩御史中丞劉贊卒 閩王曦嫁

甲辰

其女取班簿閱視之朝士有不賀者十二人
皆杖之於朝堂以賛不舉劾亦將杖之賛義
不受辱欲自殺諫議大夫鄭元弼諫曰古者
刑不上大夫中丞儀刑百僚豈宜加之箠楚
曦正色曰卿欲效魏徵邪元弼曰臣以陛下
爲唐太宗故敢效魏徵曦怒稍解乃釋賛賛
竟以憂卒

晉開運元年○是歲

凡六國三鎮閩亡

春正月契丹陷晉貝州

權知州事吳巒敗死晉遣兵禦之

契丹前鋒將趙延壽趙延照將兵入寇逼貝州先是朝廷以貝州水陸要衝多聚芻粟爲大軍數年之儲軍校邵珂性凶悖節度使王令温黜之珂怨望密遣人云入契丹言貝州易取會令温入朝執

政以吳巒權知州事契丹入寇巒書生無爪牙珂請效死巒使將兵守南門自守東門契丹主自攻貝州巒悉力拒之燒其攻具殆盡珂引契丹自南門入州所殺且萬人晉以高行周爲都部署與符彥卿皇甫遇等將兵禦之唐主敕

齊王景遂參決庶政既而罷之唐主決欲傳位於齊燕二王翰林學士馮延己等因之欲隔絕中外以擅權請敕齊王景遂參決庶政百官惟魏岑查文徽得白事餘非召對不得見唐主從之國人大駭給事中蕭儼上疏極論不報侍衛都虞候賈崇叩閽求見曰臣事先帝三十年觀其延接踈遠孜孜不怠下情猶有不通者陛下新即位所任者何人而頓與羣臣謝絕臣老矣不復得奉顏色因涕泗嗚咽唐主感悟遽收前敕唐主於宮中作高樓召侍臣觀之衆皆歎美蕭儼曰以此不及景陽樓耳唐主怒貶於舒州觀察使孫晟遣兵防之儼曰儼以諫諍得罪非有他志昔顧命之際君幾危社稷其罪顧不重於儼乎今日反見防邪晟遽罷之胡氏曰孫晟唐之良臣其欲令太后臨朝也特以過馮延己之徒謀之不臧而已非生厲階也而蕭儼直以幾危社稷責之過矣晟乃能不以其言爲憾不亦賢乎

晉主自將次澶州遣劉知遠杜威張彥澤將兵禦契丹

晉主遣使持書遣契丹契丹已屯鄴都不得通而返以景延廣爲御營使高行周以前軍先發時用兵方略號令皆出延廣延廣乘勢使氣陵侮諸將雖天子亦不能制晉主

發東京契丹至黎陽晉主至澶州契丹主屯元城契丹別將寇太原劉知遠與白承福合兵擊之詔以知遠爲招討使杜威爲副使馬全節爲都虞候遣張彥澤等將兵拒契丹於黎陽復遣譯者致書於契丹求修舊好契丹主復書曰已成之埶不可改也太原奏破契丹偉王於秀容契丹遁去

二月契丹度河晉主自將及遣李守貞等分道擊之契丹敗走

晉天平節度副使顏衎遣觀察判官竇儀奏博州刺史周儒降契丹又與楊光遠通使引契丹自馬家口濟河儀謂景延廣曰虜若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延廣然之二月朔命石贇守麻家口白再榮守馬家口未幾周儒引契丹主之從弟麻荅自馬家口濟河營於東岸攻鄆州北津以應楊光遠晉遣李守貞皇甫遇梁漢璋薛懷讓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契丹圍高行周符彥卿及先鋒使石公霸於戚城先是景延廣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相救行周等告急延廣徐白晉主晉主自將救之契丹解去三將泣訴救兵之緩幾不免守貞等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於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度未已晉兵薄之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契丹大敗溺死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初契丹主得貝州博州皆撫慰其人或拜官賜服章及敗於戚城及馬家口忿恚所得民皆殺之由是晉人憤怒勠力爭奮

晉定難節度使李彝殷侵契丹以救晉○晉詔劉知遠擊契丹知遠屯

樂平不進○晉百官奏請其主聽樂不許晉主居喪暮年即於宮中奏細聲女樂及出師常奏羌笛擊鼓歌舞曰此非樂也及百官表請聽樂則詔不許**楊光遠圍晉棣州大敗走還**○三月**契丹寇晉澶州不克引還**契丹偽棄元城去伏精騎於古頓丘城以俟晉軍與恒定之兵合而擊之大軍欲進追之會霖雨而止契丹人馬飢疲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前不如即其城下四合攻之奪其浮梁則天下定矣契丹主從之三月朔自將兵十餘萬陳於澶州城北高行周與戰自午至晡互有勝負契丹主以精兵當中軍而來晉主亦出陳以待之契丹主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兵半已餒死今何其多也以精騎左右略陳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契丹稍却兩軍死者不可勝數晡後契丹引去契丹主帳中小校亡來云契丹已傳木書收軍北去景延廣疑有詐閉壁不敢追契丹主北歸所過焚掠民物殆盡**漢主晟殺其弟越王弘昌**○**閩指揮使朱文進弒其主曦而自立**閩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閤門使連重遇既弒昶祖常懼國人之討相與結昏以自固閩主曦果於誅殺嘗因醉殺控鶴指揮使魏從朗從朗朱連之黨也又嘗酒酣誦白居易詩云惟有人心相對間咫尺之情不能料因舉酒屬二人二人大懼李后妬尚賢妃之寵欲弒曦而立其子亞湜使人告二人曰主上殊不平於二公奈何會后父

李眞有疾曦往問之文進重遇使馬步使錢達弒曦於馬上召百官告之曰天厭王氏宜更擇有德者立之衆莫敢言重遇乃推文進升殿被衮冕帥羣臣北面稱臣文進自稱閩主悉收王氏宗族五十餘人皆殺之以重遇摠六軍禮部尚書鄭元弼抗辭不屈殺主延政遣統軍使吳成將兵討文進不克文進以黃紹頗爲泉州刺史晉籍鄉兵每七戶共出兵械資一卒號武定軍時兵荒之餘復有此擾民不聊生夏四月

晉主還大梁以景延廣爲西京留守晉主命高行周王周留鎮澶州遂還大梁景延廣既爲上下所惡晉主亦憚之桑維翰引其不救戚城之罪出爲西京留守以高行周爲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延廣鬱鬱不得志日夜縱酒晉

遣使分道括率民財晉朝因契丹入寇國用人分道括率民財各封劒以授之使者多從吏卒攜鎖械刀杖入民家大小驚懼求死無地州縣吏復因緣爲姦河南府出緡錢二十萬景延廣率三十七萬留守判官盧億曰公位兼將相富貴極矣今國家不幸府庫空竭不得已取於民公何忍復因而求利爲子孫之累乎延廣慙而止先是詔以楊光遠叛命兗州修守備節度使安審信以治樓堞爲名率民財以實私藏括緡錢十萬指取一囷已蒲其數晉遣李守貞討楊光遠於青州契丹救之不克○晉太尉侍中馮道罷以桑維翰爲中書令兼樞密使

道雖爲首相依違兩可無所操決或謂晉主曰馮道承平之良相今艱難之際譬如使禪僧飛鷹耳乃以爲匡國節度使或謂晉主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遂復置樞密院以維翰爲中書令兼樞密院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

晉滑州河決發民塞之

滑州河決浸汴曹單濮鄆五州之境詔大發數道丁夫塞之既塞晉主欲刻碑紀其事中書舍人楊昭儉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染翰頌美不若頒罪己之文晉主乃止

晉以折從遠爲府州團練使

初高祖割地以賂契丹府州與焉會契丹欲盡徙河西之民以實遼東州人大恐刺史折從遠因保險拒之及晉與契丹絕從遠引兵深入拔十餘寨故有是命

晉復置翰林學士

以李愼儀爲承旨劉溫叟徐台符李澣范質爲學士

秋八月晉以劉知遠爲行營都統杜威爲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

桑維翰兩秉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於外至是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略朔方節度使馮暉上章自陳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遺維翰召學士使爲荅詔曰非制書忽忘實以朔方重地非卿無以彈壓比欲移卿內地受代亦須奇才暉得詔甚喜時軍國多事咨請輻湊維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慮人疑其疎略退而熟議之亦終不能易也然頗任愛憎恩怨必報人亦以是少之契丹之入寇也晉主再命劉知遠會兵山東皆不至晉主疑之謂所親曰

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圖至是雖爲都統而實無臨制之權密謀大計皆不得預知遠亦知見疎但慎事自守而已郭威見知遠有憂色謂知遠曰河東山河險固風俗尚武土多戰馬靜則勤稼穡動則習軍旅此霸王之資也何憂乎胡氏曰宰制運動據權之所易知人善任當國之所難是時劉光遠杜重威之徒皆爲制將而維翰不能區別諸人材否既一槩用之又不委知遠以權此失之大者維翰非於知遠有憾特不深知之爾或曰知遠先恨李崧又恨出帝君臣有隙未易平也曰維翰不欲禦敵則已必欲禦敵師克在和無寧力啓上心解崧之意加禮河東又致書知遠使坦懷釋怨以濟國爲務而專付統御之權晉亦豈遽七乎

朱文進稱藩于晉晉以爲閩國王

○晉置鎮寧軍於澶州○九月朔日食○冬十一月閩泉州牙將留從效等誅朱文進所署刺史黃紹頗傳首建州

朱文進屠滅王氏遣腹心分據諸州吾屬世受王氏恩而交脅事賊一旦富沙王克福州爲然十一月各引軍中所善壯士夜飲於從效之家從效給之曰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旨令吾屬討黃紹頗諸君從吾言富貴可圖不然禍且至矣衆皆踊躍操白挺踰垣而入執紹頗斬之從效持州印詣王繼勳第請主軍府函紹頗首遣副使陳洪進齎詣建州延政以繼勳爲泉州刺史從效洪進皆爲都指揮使十二月晉

師圍青州楊光遠之子承勳劫其父以降李守貞

貞圍青州經時城中食盡餓死者太半契丹援兵不至楊光遠遥稽首於契丹曰皇帝皇帝誤光遠矣其子承勳勸光遠降冀全其族光遠不許承勳勸光遠反者判官丘濤等送其首於守貞縱火大譟劫其父出居私第上表待罪開城納官軍

殷遣兵討朱文進唐遣兵攻殷

朱文進聞黃紹頗死大懼募兵攻泉州留從效與福州兵戰大破之殷主延政遣兵成義帥戰艦千艘攻福州朱文進求救於兵越初唐翰林待詔臧循與樞密副使查文徽同鄉里循常為賈人習福建山川為文徽畫取建州之策文徽表請擊延政國人多以為不可文徽獨奏言攻之必克唐主以邊鎬為行營都虞候伐殷屯蓋竹聞泉漳汀降于殷退保建陽循也邵武邵武民執循送建州斬之

閏月晉李守貞殺楊光遠

朝廷以光遠罪大而諸子歸命於顯誅命守貞以便宜從事守貞遣人拉殺光遠以病死聞起復承勳除汝州防禦使胡氏曰光遠不肯臣事契丹是也既而舉兵與契丹合則其情實反矣承勳以義迫自虞及禍故為劫降之計歟

閩人討殺朱文進傳首建州

殷兵成義聞有唐兵助我討賊臣大兵今至矣福人益懼南廊承旨林仁翰謂其徒曰吾曹世事王氏今受制賊臣富沙王至何面見之帥其徒二十人

乙巳

被甲趣連重遇第刺殺之斬其首以示來曰
冨沙王且至汝輩族矣今重遇已死何不亟
取文進以贖罪衆踊躍從之遂斬文
進迎吳成義入城承
函二首送建州 契丹復
入寇 契丹復大舉入
邢州晉主欲自將拒之會有疾命天平
節度使張從恩鄴都留守馬全節護國節度
使安審琦會諸道兵屯邢州武寧節度使趙
在禮屯鄴都契丹之盛詔從恩等引兵稍却於
氏朝廷憚契丹之盛詔從恩等引兵先進至
是惱懼無復部伍委棄器甲所
過焚掠北至相州不復能整
晉開運二年○是歲凡五
國三鎮殺改稱闔而亡
春正月契丹至相
州引還晉主自將追之 詔趙在禮還屯澶州
馬全節還鄴都又遣

張彥澤屯黎陽景延廣守胡梁渡契丹寇邢洺磁三州殺掠殆盡入鄴都境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悉兵陳於相州安陽水之南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數千騎前覘契丹至鄴縣遇契丹數萬遇等且戰且却至林店契丹大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死無遺矣乃上布陳自午至未力戰百餘合相殺傷甚衆遇馬斃步戰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授已爲契丹所擒遇曰知敏之戰稍解顧知敏不可棄也與彥超躍馬入陳取知敏而還俄而契丹繼出知敏不可走以死報國耳日且暮安陽諸將怪覘新兵來戰二將曰吾屬勢兵不還審琦即引騎兵出將救之從恩曰虜衆猥至盡吾軍恐未足以當之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南來坐失皇甫太師吾屬何顏以見天子不濟當共受之借使虜

遂踰水而進契丹解去遇等乃得還彥超本
吐谷渾也與劉知遠同母契丹亦引軍退其
衆自相驚曰晉軍悉至矣時契丹主在邯鄲
聞之即時北遁不再宿至鼓城從恩等議曰
契丹傾國而來吾兵少糧盡死無日矣不若
引軍就黎陽倉南倚大河以拒之可以萬全
議未決從恩引兵先發諸軍繼之擾亂失亡
復如發邢州之時留步兵五百守安陽橋夜
四鼓知相州事符彥倫謂將佐曰此夕紛紜
人無固志五百弊卒安能守橋即召入乘城
為備至曙望之契丹數萬騎已陳於安陽水
北彥倫命城上揚旌鼓譟約束契丹不測踰
水環州而南聞張彥澤兵至引還全節等不
敢追晉主疾小愈河北相繼告急晉主曰此
非安寢之時乃部分諸將為行計馬全節等
奏據降者言虜衆不多宜乘其散歸種落大
舉徑襲幽州晉主以為然徵兵諸道下詔親征發大梁

殷改國號曰閩

閩之故臣共迎殺主延政請歸福州改國號曰閩延政改以方有唐兵未暇徙都以從子繼昌鎮福州以指揮使黃仁諷將兵衛之賞林仁翰甚薄仁翰未嘗自言其功發兩軍甲士萬五千人詣建州以拒唐

二月晉主至澶州諸將引軍北

晉主至澶州馬全節等諸軍以次北上劉知遠聞之曰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橫挑彊胡勝之猶有後患況不勝乎胡氏曰以知遠自守之言思之晉若用之為統帥必以保境不戰為務此固弊虜之良策也晉之所以大困者正緣無歲不戰耳向使河北諸鎮厚蓄其力相為犄角虜來則禦去則勿追以逸待勞須其可乘之敝德光其能得志於中

國乎知遠所以保河東者正用此術故深惜出帝疑之李嶠跡之而桑維翰用之不盡其才也

契丹陷晉祁州刺史沈斌死之

契丹以羸兵驅牛羊過祁州城下晉刺史沈斌出兵擊之契丹以精騎奪其門州兵不得還趙延壽引契丹急攻之斌在城上延壽曰侍中父子失計陷身虜庭忍帥犬羊以殘父母之邦不自愧恥更有驕色何哉沈斌弓折矢盡寧爲國家死耳終不效公所爲明日城陷斌自殺

晉以馮玉爲樞密使

晉端明殿學士馮玉宣徽北院使李彥韜皆被恩用事惡桑維翰數毀之晉主欲罷桑維翰政事李崧劉昫固諫而止請以玉爲樞密副使玉殊不平中旨以玉爲樞密使以分維翰之權彥韜少事閹竇爲僕夫後隸高祖帳下有寵於晉主性纖巧與嬖幸相結以蔽耳目至於升黜將相亦得預議常政遣僕射楊思恭統軍使陳望將兵萬人拒之列柵水南旬餘不戰唐人不敢逼思恭以謂人曰吾不知朝廷設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當盡去之

閩人及唐人戰閩人敗績

唐查文徽表求益兵唐主遣祖全恩將兵會之屯赤嶺閩主延政遣僕射楊思恭統軍使陳望將兵萬人拒之列柵水南旬餘不戰唐人不敢逼思恭以謂人曰江淮兵精其將習武事國之安危繫此一舉不可不萬全而後動思恭怒望不得已引兵涉水與唐戰全恩等兵出其後大破之望死大懼嬰城自守召泉州兵分守要害

三月閩李仁達作亂以僧卓巖明稱帝閩主延政遣兵討之

初光州人李仁達仕閩叛奔建州及朱文進之亂復叛奔福州浦城人陳繼珣亦叛閩主延政奔福州至是二人不自安王繼昌暗弱多怨仁達與繼珣說黃仁諷殺繼昌及吳成義仁達欲自立恐衆心未服以雪峯寺僧卓巖明素爲衆所重相與會漳泉兵討巖明迎之立以爲帝帥將吏北面拜之然猶遣使稱藩于晉延政聞之族黃仁諷家命統軍使張漢眞將水軍五千

陳使符彥卿等擊之契丹敗走夏四月晉主還大梁

契丹還軍南下晉都排杜威等諸軍會于定州攻契丹泰州降之取滿城獲契丹二千人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丹主還至虎北口聞晉取泰州復擁衆南向約八萬餘騎計來夕當至威等懼退至陽城契丹大至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晉軍結陳而南胡騎四合如山諸軍力戰拒之人馬飢乏至白團衛村埋鹿角爲行寨契丹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斷糧道是夕東北風大起營中掘井輒崩人馬俱渴至曙風甚契丹主坐奚車中命鐵鷂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矟兵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大呼曰都招討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請出戰杜威曰俟風稍緩徐觀可否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鬬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即呼曰諸軍齊擊賊又謂威曰今公善守禦守貞以中軍決死矣馬軍排陳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皆曰虜得風勢宜俟風回與戰彥澤亦以爲然右廂副使藥元福謂

彥澤曰今軍中飢渴已甚若俟風回吾屬已爲虜矣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急擊之此兵之詭道也都排陳使符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徇國乃與彥澤元福及皇甫遇引精騎出西門擊之諸將繼至契丹却數百步風埶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埶如崩山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鬬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鷄既下馬蒼黃不能復上委棄馬仗蔽地契丹主乘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急獲一橐駞乘之而走諸將請急追之杜威揚言曰逢賊幸不死更索衣囊邪李守貞曰人馬渴甚得水足重難以追寇乃退保定州契丹主至幽州散兵稍集以軍失利杖其酋長各數百諸軍引歸晉主亦還大梁胡氏曰兵灋窮寇勿追而唐太宗討薛仁杲劉黑闥宋金剛之徒皆乘其犇敗追而擊之不遺餘力恐其稍緩計成又難取也故窮寇之或追或不追歸師之或遏或不遏惟其可而已契丹陽城之敗非僞遁而有覆明矣所宜蒐東精銳分道躡之待其埶窘迫然後與之立約縱使歸國此乃止其入寇之良圖也雖然杜重威李守貞方有異志苟知此策尚不肯爲况不知乎

晉復以鄴都爲天雄軍○閩兵攻福州不克

閩張漢眞至福州黃仁諷聞其家夷滅開門力戰執漢眞斬之卓巖明無他方略但於殿上噀水散豆作諸灋事而已李仁達自判六軍諸衛事使黃仁諷屯西門陳繼珣屯北門仁諷從容謂繼珣曰人之所以爲人以有忠信仁義也吾頃嘗有功於富沙中間叛之非忠也人以從子

託我而與人殺之非信也屬者與建兵戰所殺皆鄉曲故人非仁也棄妻子使人魚肉之非義也此身十沉九浮死有餘愧因拊膺慟哭繼珣曰大丈夫徇功名何顧妻子宜置此事勿以取禍仁達聞之使人殺之由是兵權盡歸仁達

五月晉順國節度使杜威入朝

威久鎮恒州貪殘不灋又畏懦過甚每契丹數十騎入境威已閉門登陴由是虜無所忌憚屬城多爲所屠威竟不出一卒救之千里之間暴骨如莽威見所部殘弊爲衆所怨又畏契丹之彊累表求朝不許威不俟報遽委鎮入朝桑維翰曰威居常憑恃勳親邀求姑息及疆埸多事曾無守禦之意宜因此時廢之庶無後患晉王不悅曰威朕之密親必無異志但長公主欲相見耳公勿以爲疑維幹自是不敢復言以足疾辭位

閩李仁達殺卓巖明稱藩于唐

仁達大閱戰士陰教軍士突前刺殺巖明共執仁達使居巖明之坐仁達乃自稱威武留後奉表稱藩于唐亦遣使入貢于晉唐以仁達爲節度使賜名弘義

六月晉以杜威爲天雄節度使

威獻部曲步騎合四千人粟十萬斛芻二十萬束云皆在本道晉主以其所獻騎兵隸扈聖步兵隸護國威復請以爲牙隊而稟賜皆仰縣官威又令公主白求天雄節鉞許之

晉遣使如契丹

契丹連歲入寇中國疲於奔命邊民塗地契丹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述律太后謂契丹主曰使漢人爲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汝何故欲爲漢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

能居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謂其羣下曰漢兒何得一向眠自古但聞漢和蕃不聞蕃和漢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桑維翰屢勸晉主復請和於契丹以紓國患晉主遣使奉表稱臣詣契丹謝過契丹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和朝廷以契丹語忿謂其無和意乃止及契丹主入大梁謂李崧等曰曏使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矣

秋七月唐兵拔鐔州 閩人或告福州援兵謀叛閩主延政收伏遣還伏兵殺之死者八千餘人脯其肉以歸為食唐邊鎬拔鐔州魏岑馮延己延魯以師出有功皆踊躍贊成之徵求供億府庫為之耗竭洪饒撫信之民尤苦之延政稱臣吳越以求救

楚王希範殺其弟希杲○八月朔日食○晉加馮玉同平章事 和凝罷加樞密使馮玉同平章事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晉主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益甚多造器玩廣宮室作織錦樓以織地衣用工數百期年乃成又賞賜優伶無度桑維翰諫曰曏者陛下親禦胡寇戰士重傷者賞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往往賜束帛萬錢錦袍銀帶彼戰士見之能不觖望士卒解體陛下誰與衛社稷乎不聽馮玉每善承迎益有寵有疾在家晉主謂諸宰相曰自刺史以上俟馮玉出乃得除玉乘埶弄權賂遺輻湊朝政益壞

唐兵拔建州閩主延政出降汀泉漳州皆降 唐兵圍建州既久建人離心或謂董思安盍早擇去就思安曰吾世事王氏危而叛之天下其誰容

我衆感其言無叛者唐先鋒使王建封先登遂克建州閩主延政降思安整衆犇泉州初唐兵之來建人苦王氏之亂與楊思恭之重斂爭伐木開道以迎之至是縱兵掠焚建人大失望

漢主殺其僕射王翷 漢主殺劉思潮以翷嘗與高祖謀立弘昌賜死內外皆懼不自保

冬十月唐以王延政爲羽林大將軍 延政至金陵唐主斬楊思恭以謝建人以王崇文爲永安節度使崇文治以寬簡建人遂安

十一月晉遣使如高麗 初高麗王建因胡僧襪囉言於晉高祖曰勃海我婚姻也其王爲契丹所虜請與朝廷共擊取之高祖不報及是襪囉復言之晉主欲使高麗擾契丹東邊以分其兵埶會建卒子武上表告喪以武爲高麗王遣通事舍人郭仁遇使其國使擊契丹仁遇見其兵極弱鄙者之言特建爲誇誕耳武亦更以他故爲解

吳越殺其臣杜昭達闞璠 吳越內都監使杜昭達統軍使闞璠皆好貨富人程昭悅以貨結二人得侍弘佐左右昭悅狡佞王悅之寵待踰於舊將璠不能平昭悅懼謀去璠璠專而愎國人惡之者衆王亦惡之昭悅私謂右統軍使胡進思曰今欲除公及璠各爲本州使璠不疑可乎進思許之乃以璠爲明州進思爲湖州刺史璠怒曰我出於外是棄我也進思曰老兵得大州幸矣不行何爲璠乃受命既而復以他故留進思統軍使錢仁俊母杜昭達之姑也昭悅因譖璠昭達謀奉仁俊作亂下獄鍛鍊成之誅璠昭達幽仁俊于東府昭悅治闞杜之黨凡權位與己侔

丙午

意所忌者誅放百餘人進思重厚寡言昭悅以爲戇故獨存之昭悅收仁俊故吏慎溫其使證仁俊之罪拷掠備至溫其堅守不屈弘佐嘉之擢爲國官

晉桑維翰罷

初晉主疾未平會正旦樞密使桑維翰遣女僕入宮起居太后因問皇弟睿近讀書否馮玉因譖維翰有廢立之志李守貞李彥韜合謀排之以趙瑩柔而易制共薦以代維翰罷維翰政事爲開封尹以瑩爲中書令李崧爲樞密使維翰遂稱足疾希復朝謁杜絕賓客或謂馮玉曰桑公元老當優以大藩奈何使之尹京親猥細之務乎玉曰恐其反耳曰儒生安能反玉曰縱不自反恐其教人耳

晉開運三年○是歲凡四國三鎮

春正月唐以宋齊丘爲太傅

唐齊王景達府屬謝仲宣言於景達曰宋齊丘先帝布衣之交今棄之草萊不厭衆心景達爲之言於唐主曰齊丘宿望勿用可也何必棄之以爲名唐主乃以齊丘爲太傅但奉朝請不預政事

唐以李建勳馮延己同平章事

建勳練習吏事而懦怯少斷延己工文辭而狡佞喜大言多樹黨水部郎中高越上書指延己兄弟過惡唐主怒貶越蘄州司士初唐主置宣政院於禁中以給事中常夢錫領之專典機密夢錫與中書侍郎嚴續皆忠直無私唐主謂夢錫曰大臣惟嚴續中然無才恐不勝其黨卿宜左右之未幾夢錫罷宣政院續亦出爲池州觀察使夢錫於是移疾縱酒不復預朝廷事續可求之子也

二月朔日食○夏四月晉靈

州党項作亂初馮暉在靈州留拓跋彥超於州下故諸部不敢爲寇及將罷鎮而縱之王令溫代鎮不存撫羌胡以中國灋繩之羌胡怨怒彥超與石存也厮褒三族共攻靈州唐泉州牙將留從效逐其刺史王繼勳而代之○晉定州指揮使孫方簡叛降契丹定州西北有狼山土人築堡於山上以避胡寇堡中有佛舍尼孫深意居之以妖術惑衆遠近信奉之中山人孫方簡及弟行友自言深意之姪事之甚謹深意死方簡嗣行其術稱深意坐化事之如生其徒日滋會晉與契丹絕好北邊寇盜充斥方簡行友因帥鄉里豪健據寺自保契丹入寇帥衆邀擊頗獲其軍資人挈家往依之者益衆遂爲羣盜懼爲吏所討乃歸款朝廷朝廷亦資其禦寇署東北招收指揮使方簡邀求不已朝廷小不副其意則舉寨降於契丹請爲鄉道以入寇時河北大饑民餓死者所在以萬數盜賊蠭起吏不能禁天雄軍將劉延翰市馬於邊方簡執之獻於契丹延翰逃歸言方簡欲乘中國凶饑引契丹入寇宜爲之備六月晉復以馮暉爲朔方節度使暉在靈武得羌胡心市馬朞年至五千匹朝廷忌之徙鎮邠州暉乃厚事馮玉李彥韜復求靈州會有羌胡之擾從之使將關西兵擊羌胡契丹寇定州晉遣兵禦之定州言契丹勒兵壓境詔以李守貞爲都部署將兵禦之時李彥韜方用事視守貞蔑如也守貞恨之有自幽州來者言趙延壽有意歸國李崧馮玉信

之命杜威致書延壽啖以厚利延壽復書乞發大軍應接辭旨懇密朝廷欣然復遣人詣延壽與爲期約

唐遣陳覺使福州 初唐人既克建州欲乘勝取福州唐主不許樞密使陳覺請自往說李弘義必令入朝宋齊丘薦覺才辯可遣唐主乃以覺爲宣諭使厚賜弘義弘義知其謀見覺辭色甚倨覺不敢言入朝事而還

秋七月河決 河決楊劉西入莘縣廣四十里自朝城北流

八月晉劉知遠殺白承福夷其族 晉主數召承福入朝宴賜甚厚使戍滑州屬歲大熱遣其部落還太原畜牧多犯灋劉知遠無所縱捨部落知朝廷微弱且畏知遠之嚴謀相與遁歸故地有白可久者位亞承福帥所部先亡歸契丹知遠與郭威謀曰今天下多事置此屬於太原乃腹心之疾也不如去之密表吐谷渾反覆請遷於內地晉主遣使發其部落分置諸州知遠遣威誘承福等入居太原城中誣以謀叛殺之合四百口吐谷渾由是遂微

晉流慕容彥超於房州 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坐違灋科斂擅取官麥李彥韜素與彥超有隙發其事趣馮玉使殺之李崧曰如彥超之罪今天下藩侯皆有之若盡其灋恐人人不自安乃敕免死削官爵流房州

唐攻福州克其外郭 唐陳覺自福州還恥無功矯詔召弘義入朝擅發汀建撫信州兵命馮延魯將之趣福州唐主以覺專命甚怒羣臣多言兵已傳城下不可中止當發兵助之覺延魯進攻福州弘義出擊大破之唐主遣王崇文魏岑會兵攻福州克其外郭弘義固

守第二城

馮暉擊破党項入靈州

馮暉引兵過旱海糗糧已盡拓跋彥超衆數萬扼要路據水泉以待之軍中大懼暉以賂求和於彥超彥超許之自旦至日中使者往返數四兵未解藥元福曰虜知我飢渴陽許和以困我耳若至暮則吾輩成擒矣今虜雖衆精兵不多依西山而陳者是也其餘步卒不足爲患請公嚴陳以待我我以精騎先犯西山兵小勝則舉黃旗大軍合埶擊之破之必矣乃帥騎先進用短兵力戰彥超小却元福舉黃旗暉引兵赴之彥超大敗明日暉入靈州

晉張彥澤敗契丹於定州北○晉以楚王希範爲諸道兵馬元帥

希範知晉主好奢靡屢以珍玩爲獻求都元帥故有是命

冬十月

晉遣杜威將兵伐契丹

契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遺樂壽監軍王巒書請舉城內附云城中契丹兵不滿千人乞朝廷發輕兵襲之已爲內應契丹主已歸牙帳地遠阻水不能救也巒與杜威屢奏瀛莫乘此可取馮玉李崧信以爲然欲發大兵迎趙延壽及延祚先是李守貞數將兵退廣晉杜威厚待之贈金帛甲兵動以萬計守貞入朝因言陛下若他日用兵臣願與威勠力以清沙漠及將比征晉主與馮玉李崧議以威爲都招討使守貞副之趙瑩私謂馮李曰杜令國戚貴爲將相而所欲未厭心常慊慊豈可復假以兵權必若有事北方不若止任守貞爲愈也不從十月下敕牓曰專發大軍往平黠虜先收瀛莫安定關南次復幽燕盪平塞北有能擒獲虜主者除上鎮節度使賞

錢萬緡絹萬匹銀萬兩時自六月積雨至是未止軍行及饋運者甚艱苦胡氏曰馮玉以女寵與政不足責矣李崧爲相而信趙延壽劉延祚之詐遂與大衆爲虜所致向使桑維翰劉知遠當之必能遙度情僞不輕舉措以取敗亡矣

吳越遣兵救福州

唐主命留從效將州兵會攻福州福州遣使乞師於吳越吳越王弘佐召諸將皆曰道險遠難救內都監使水丘昭券以爲當救弘佐曰脣亡齒寒吾爲天下元帥曾不能救鄰道將安用之諸軍但樂飽食安坐邪遣統軍使張筠將兵救福州先是募兵久無應者弘佐命糾之曰糾而爲兵者糧賜減半明日應募者雲集弘佐命昭券專掌用兵程昭悅掌應援饋運事而以軍謀委元德昭弘佐議鑄鐵錢以益將士祿賜其弟弘億諫曰鑄鐵錢有八害新錢既行舊錢皆流入鄰國一也可用於吾國而不可用於他國則商賈不行百貨不通二也銅禁至嚴民猶盜鑄況家有鐺釜野有鏵犂犯灋必多三也閩人鑄鐵錢而亂亡不足爲灋四也國用幸豐而自示空乏五也祿賜有常而無故益之以啓無厭之心六也灋變而弊不可遽復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祥八也弘佐乃止

十一月晉師至瀛州與契丹戰不利而還

杜威李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威屢使公主入奏請益兵由是禁軍皆在麾下而宿衛空虛十一月至瀛州城門洞啓寂若無人威等不敢進聞契丹將高謨翰先已引兵潛出威遣梁漢璋將二千騎追之漢璋敗死威等引兵南

吳越兵救福州不克

吳越兵至福州

潛入州城唐兵進據東武門李達與吳越兵禦之不利自是內外斷絕城中益危唐主遣王建封助攻福州時王崇文雖爲元帥而陳覺馮延魯魏岑爭用事留從效王建封偪強不用命各爭功進退不相應由是將士皆解體故攻城不克

契丹大舉入寇十二月晉將王清戰死杜威等以兵降契丹遣兵入大梁執晉主重貴以歸殺桑維翰

因景延廣

契丹主大舉入寇趣恒州杜威等聞之將自恒州引兵會之言契丹可破之狀威等乃復趣恒州以彥澤爲前鋒與契丹夾滹沱而軍契丹恐晉軍急度滹沱與恒州合執議引兵還及聞晉軍築壘爲持久之計遂不去威性懦怯偏裨皆節度使但日相承迎置酒作樂罕議軍事磁州刺史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恒州咫尺煙火相望若多以三服其上橋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斫虜營而入表裏合勢勇必遁逃諸將皆以爲然獨杜威不可遣穀出督懷孟軍糧契丹以大兵當晉軍之前潛遣其將蕭翰將百騎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樵采者遇之盡爲所掠有逸歸者皆稱虜衆之盛軍中恟懼翰等獲晉民皆黥其面曰奉敕不殺縱之南走運夫在道遇之皆棄車驚潰十二月李穀自書密奏具言大軍危急之勢請幸滑州及發兵守澶州河陽益兵詔悉發守宮禁者得數百人赴之威又遣使告急還爲契丹所獲自是朝廷與軍前聲問兩不相通開封尹

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言事晉主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爲然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胡氏日史載維翰請見言事而不知其所欲言讀之者皆有遺恨以愚度之維翰非有他策不過勸帝稱臣謝過割關南以增賂耳此可以救目前之危終不足以弭異日之禍蓋與夷狄共事勢鈞力敵猶且見圖況爲之下乎○晉主欲自將北征李彥韜諫而止詔以高行周符彥卿共戍澶州景延廣戍河陽指揮使王清言於杜威曰請以步卒二千爲前鋒奪橋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得入恒州則無憂矣威許諾遣清與宋彥筠俱進清戰甚銳契丹小却諸將請以大軍繼之威不許彥筠敗走清謂其衆曰上將握兵坐觀吾輩困急而不獨帥麾下力戰屢請救威竟不遣一騎助之

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衆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清及士衆盡死由是諸軍皆奪氣契丹遥以兵環晉營軍中食盡威與李守貞宋彥筠謀降契丹威潜遣腹心詣契丹牙帳邀求重賞契丹主紿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爲之威喜遂定降計伏甲召諸將出降表使署名諸將駭愕聽命命軍士出陳於外軍士皆踊躍以爲且戰威親諭之曰今食盡爲汝曹共求生計因命釋甲軍士皆慟哭聲振原野威守貞仍於衆中揚言主上失德信任姦邪猜忌於己聞者無不切齒契丹主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慰撫士卒亦以赭袍衣威其實皆戲之耳威引契丹主至恒州城下順國節度使王周亦出降先是契丹主屢攻易州刺史郭璘

固守拒之契丹主每過城下指而嘆曰吾能
吞併天下而爲此人所拒至是遣通事耿崇
美至易州誘諭其衆皆降璘不能制遂爲
崇美所殺契丹主以
麻荅爲安國節度使張礪言於契丹主曰今
大遼已得天下中國人爲之
不宜用北人又左右
心不服雖得之猶將
南杜威將降兵以從
取大梁以通事傳住
皇甫遇初不預謀契
遇辭退謂所親曰吾
復圖其主乎至平棘
矣何面目復南行遂
扼吭而死胡氏曰五代
史稱杜重威召諸將
示以降表遇等愕然不
能對遂以次署名麾
其下解甲與張彥澤先
入京師行至平棘絕
使遇奮然攘袂而起
而不免猶爲得其死
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
人之國雖死不能贖也
豈足貴哉遇一人爾如
鑑則節士也其相去遠
哉○張彥澤倍道疾驅夜度白馬津晉主召
李崧馮玉李彥韜入禁中計事欲詔劉知遠
發兵入援明日彥澤自封丘門斬關而入城
中大擾晉主於宮中起火自携劒驅後宮赴
火爲親軍將薛超所持俄而彥澤傳契丹主
與太后書慰撫之且召桑維翰景延廣晉主
乃命滅火與后妃聚泣召范質草降表自稱
孫男臣重貴禍至神惑運盡天亡今與太后
又妻馮氏舉族面縛待罪遣男延煦延寶奉
國寶出迎太后亦上
表稱新婦李氏妾傳位

兒入宣契丹主命晉主脫黃袍服素衫拜受
左右皆掩泣使召張彥澤欲與計事彥澤微
笑不應或勸桑維翰逃去維翰曰吾大臣逃
將安之坐而俟命彥澤以晉主命召維翰維
翰至天街遇李崧駐馬語未畢有軍吏於馬
前揖維翰赴侍衛司維翰知不免顧謂崧曰
侍中當國今日國亡有媿色胡氏曰桑國
僑責李崧是也據一時之比然知遠崛然自
稱臣割地以急近功始之以正尚不能使子孫善守而永世況
虎與之共守犬羊終見啗齧必致之理也是
則維翰雖無當國之惡而有謀國誤國之罪矣雖然國僑非
取怒契丹固可頃通情款求庇其身而初不相聞竟死彥澤之手是
則志在興晉而不為身謀亦足以為賢矣○
彥澤倨坐見維翰維翰責之曰去年拔公於
罪人之中復領大鎮此彥澤無以應遣兵守
之彥澤縱兵大掠二日都城為之一空彥澤自謂有功於契丹旗
幟皆題赤心為主見者笑之彥澤素與閻門使高勳不協殺其叔父及弟中書舍人李濤
謂人曰吾與其逃於溝瀆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投刺謁彥澤曰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
謹來請死彥澤欣然接之謂濤曰舍人懼乎濤曰濤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鄉
使高祖用濤言事安至此彥澤大笑命酒飲之濤引滿而去旁若無人彥澤遷晉主於開
封府頃刻不得留見者流涕晉主悉以內庫

金珠自隨彥澤曰此物不可匿也晉主悉歸之亦分以遺彥澤彥澤遣指揮使李筠以兵守晉主內外不通上契丹主表章皆先示彥澤然後敢發使取內庫帛主者不與曰此非帝物也求酒於李崧崧亦辭不進欲見李彥韜彥韜亦不往馮玉往彥澤求自送傳國寶契丹降契丹主以陽城之敗詰之彥卿曰臣冀契丹復任用延煦之殺桑維翰以帶經契丹主命厚撫其家高行周符彥卿皆詣所在此寶先帝所爲羣臣備知乃止有司欲加頸白契丹主云其自必使汝有噉飯之所獻傳國寶非眞詰之晉主奏頃王從珂自焚舊傳國寶不知又以所獻傳國寶非眞使晉主銜璧牽羊大臣輿櫬迎於郊外契丹主曰吾遣奇兵取大梁非受降也不許又詔晉文武羣臣一切如故朝廷制度並用漢禮遣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延廣見契丹主於封丘契丹主詰之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爲也十萬橫磨劒安在召喬榮使相辨證延廣初不服榮以紙所記語示之乃服延廣伏地請死乃鎖之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七

凡十七年